

血劍震武林

血劍震武林

③

【台湾】古龙著
花城出版社



第四十二章 夜林浴血

马、徐两人一齐仰首一看，只见那人衣衫整洁华丽，气度轩然，两人愕了一愕，一同喊道：

“刘大哥，是你！”

那中年人大笑道：

“马二弟，徐三弟，快上来，快上来。”

两人身形一晃，已来到楼前，刘大哥道：

“我包下楼上座位，整整等了两天才等到你们。”

马高道：“刘大哥，你怎么知道小弟行程？”

刘大哥哈哈大笑道：

“你这一身打扮，早就传了过来，传言之中有另一个灰衣中年大汉，我左想右想想不出倒底是谁，原来是徐三弟，哈哈，真是巧极了。”

徐世复望了望刘大哥的装束，啧啧两声道：

“大哥，你这几年来像是发迹了。”

那刘大哥哈哈笑道：

“我本就有商人的天才，当年忍技多年，这一开放，嘿嘿，东赚西赚，不到五年便是家财万贯，这可都是正正当当地赚来的……”

马高笑了笑道：“这一点，小弟深信不疑。”刘大哥道：

“可是，我恐怕是个穷骨头，总觉得没有一种衣服比那麻布破衣更为舒贴，嘿嘿，若不是在商场上交往要穿得体面些，我是常年非穿麻衣不可！”

说着，撩起衣袍，只见华服之下，穿着一件百补的布衣，徐世复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刘大哥便是四犬金刚之首，称作百步追魂刘易，如今经商多年，已是一方富翁。

三人谈笑一会，话题渐渐转入正题。马商皱了皱眉道：

“大哥，依你之见，这一次的拼斗，咱们这一方面实力如何？”

刘易沉思了片刻道：

“这个我倒不敢十成断言，但这一次乃是丐帮十年以来最大一次集会不成疑问。”

徐世复也道：

“一路上武林之中传说纷纷，说那飞帆帮如何强大，这一点大哥可有什么特别消息么？”刘易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正想和兄弟讨论这问题，听说那飞帆帮有外援。”

徐世复和马高一齐问道：

“什么外援？”

刘易道：

“寨外的武林人物。”

马高哼了一声道：

“咱们也未必害怕，只是，不知领导人物有否连系，否则成了乌合之众，群打群殴倒有些吃亏。”刘易道：“所以我建议咱们早几日赶去，也好有个布置。”

徐世复道：

“飞帆帮新近崛起，竟敢狂言一统武林，咱们这一次也是东山复出，非得一战而胜不可，唉，昔年若是杨老帮主在世，那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！”刘易面色一变，沉声道：

“三弟，你可是觉得目下咱们领导无人？”

徐世复道：

“小弟听说白铁军白小弟在江南掷出‘天下第一’布袋，只是，白小弟年岁顶多廿岁出头……”刘易笑了笑，插口说道：“三弟，银岭神仙薛大皇你听过么？”

马高、徐世复一齐颌首。

刘易道：

“白小弟在少林达摩院前与薛大皇硬对十多掌，不分轩輊，薛大皇情急使出火焰内力，却为白小弟劈空神拳硬硬击散——”

马高、徐世复两人登时惊得呆住了，那银岭神仙薛大皇的名头几乎不

亚于双仙双魏、鬼影子等奇人，白小弟能硬与之对掌，那他一身内力造诣，已达惊世的地步了！

马高怔了好一会才道：“大哥，你——你听谁说的？”刘易道：

“少林行脚僧人知明乃是我至交，他亲口所言，岂会有假？”

马高和徐世复两人对望一眼，忍不住满面全是惊喜之色。

三人又谈了一阵，于是一齐上路，为了避免一路上身份为人所知，刘易在麻布衣衫之外回套了一件青色布衫，三人连袂而行，三个人分离了整整十年有余，那谈话的资料可真是取之不尽。

行行重行行，一路无事，这一日已来到江南的城镇之外。

算算时日，距那火拼之日尚有整整两天，三人暗中留神，果然只见道路上来来回回都是武林中人物。

三人离开武林时日已久，而且当年威名四震之际，多半在北方大坛一带逗留，是以江南人物多是眼生，但从行态衣着上看来，一批批武林人都在赶路，果然大有一番热闹的气概。徐世复暗道：“不知陆长老已到了没有。”

他们一路上也四下留意，并没有发觉什么同道的人，想来不是都已赶到，便是尚在远方。三人缓步进入城门，城内行人往来不绝，甚是热闹。

三人沿着大街，找一家酒楼，于是准备一齐跨入，正待推门之际，忽然一个人迎面自内而出。

三人一起站下身来，只见那人身材甚是魁梧，颌下都是虬髯。

那人向三人扫了一眼，便大踏步而去，三人看在眼里，暗暗称奇。

刘易推开厅门，却见大厅之中冷冷静静，竟连一个人影全无。

三人对望了一眼，心中更是大疑，遂一齐走入大厅，只见桌椅整齐排列，就是无人。

四下打量了一番，便是柜台之处也静悄无人，三人不禁大生警惕之心。

这时厅门忽响，三人一齐转身，只见那个方才走出去的大汉这时又折回身来。

那虬髯大汉双目直视，一直走到三人面前不足五尺之处才站下身来，望着三人道：

“你们三人是从何处而来？”

三人听他语调有些生硬，而且态度相当傲慢，心中均暗暗发怒，刘易故意微微一笑道：“朋友可是这里的老板么？”那虬髯大汉哼了一声道：

“喂，这位看相的，你看看我是什么人？”

马高双眉一皱，心中暗道：

“这汉子言出不逊，难道便是对方人物。”

口中故意嗯了一声道：

“以在下看来，朋友满面飞扬之气……”

他停了一停，那虬髯汉子浓眉一扬道：“如何？”马高道：

“恐怕专门干的是替主子应付三江四海讨饭的看门人，凶气直冲五顶。”

那虬髯汉子呆了一呆，忽然大笑道：

“原来，你是在损我了！”

马高也是一呆，心中暗道：

“看来这人中原语都说不熟，多半是来自塞北帮对方助拳的。”

心中想到这里，面上神色也不再客气，冷冷一笑道：

“阁下听完了么？”

那虬髯汉子上跨一步，忽又收回足步，冷笑道：

“告诉你，老子姓齐。”

马高冷冷一笑道：

“姓齐便又如何？阁下的主子可就是这酒楼的老板么？”

那姓齐的大汉一言不发，忽然之间右手暴长，一抓袭向马高肩头。

马高只觉对方肩梢模糊一动，攻势已然及身，倏忽之间猛一偏转身子，呼地一响，那人一把已抓住了插在背上的铜旗招号，只觉肩上一轻，那一支旗招已为对方夺去。

刘易和徐世复面色齐变，心知已遇高手，他俩不约而同身形一分，前后已将姓齐的汉子进退之路阻断。

姓齐的大汉瞧也不瞧他们一眼，尽自举起那旗招，猛可一抡，那大红布登时迎风展了开来，忽然在空中丝地一声，飘起半天红影，竟然完全撕裂。

马高心中巨震一下，单瞧对方这一抡之力，竟在半空将布条撕成碎片，便可知其内力高强之至，他心中一转，口中冷然道：

“朋友好俊的功夫，只是这招号毁了，在下如何再作生意？”

那姓齐的汉子哈哈大笑，吼道：

“那你不作也罢！干脆连这棍儿也丢掉！”

他一挥手，那铜棒自空打落，打在一半时，喀的一声半空已断作两截！

马高吸一口真气道：

“朋友你这是逼人太甚了。”

那姓齐的汉子冷冷道：

“你这老叫化子，好歹叫你知道厉害！”

这时他口中才露身份，马高左手一展，右拳斗然平平推出。

这一推之势虽甚为缓慢，但拳势未到，已发出呜呜刺耳之声。

这一式马高已发出十成内力，缓发而疾至，那姓齐的大汉大吼一声，左拳一扬，猛打而出。

两股力道一触而凝，马高嘿地一声右掌再出，砰地平空一振，那姓齐的汉子双足钉立有如磐石，马高身形一晃，一路倒退三步才站稳身形。

刘易大吃一惊，吼道：

“三弟，你没事么？”

马高吸了一口气，压住翻腾的血气道：

“没事！”徐世复冷笑一声道：“姓齐的，你走不掉了！”

那姓齐的汉子转身来道：

“是你说的么？”

徐世复一言不发，双拳当胸一击而出。

姓齐的大汉大吼一声，右拳直捣，这时刘易上跨一步，抢到左首之上，神拳急发。

姓齐的只觉自己内力才吐，左方压力暴增，忍不住仰天一呼，左手向外硬拍而出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刘易和他双掌相接，力道才吐，徐世复内力中已袭身而至。

姓齐的汉子右掌这时猛可一沉，斗然之间运出粘字诀来，徐世复只觉

自己掌力一空，忽然压力有如千军万马，自己内力已吐，再也接持不住，登时连连后退。

那刘易内力一吐，只觉对方抗力很小，连忙直逼而过，那知突然之间对方反抗之力大增，只觉手心一麻，半个身子一震，生生被击转了一个圈才化去来势！”

那姓齐的汉子仰天一声大笑道：

“如何？”

刘易额上这时已沁出冷汗，马高这时猛一弯腰，拾起落在地上半截铜棒，疾推而出。

这铜棒原是他随身兵器之一，招式甚为纯熟，这一式贴地扫过甚为毒辣！

姓齐的汉子右足斗然扬起，一足自半空踹下，马高棒势才到，他这一足正好踩在棒尖，马高只觉虎口一麻，但他双目圆睁，斗然内力一发，这一下乃是他生平绝着，内力可沿铜棒直传而出，这时铜棒一折为二，距离较近，威力更为强大。

姓齐的汉子不料有此，只觉足胫一麻，那一足已踹下来了，马高这时才一松手，整根铜棒竟生生被他一足踹得陷入石砖地中！

马高身形疾退，口中道：

“大哥三弟，他受伤了！”

那姓齐的汉子右足果然一跛，不由怒火上冲，大吼一声道：

“你——你找死！”

这时他单足着地，头顶上头发斗然根根直立，双目之中寒芒四射。

马高吃了一惊，自知无法接下一击，刘易大吼一声道：

“二弟，快退！”

马高身形一掠，就在这时，忽然喀折一声，大厅门被人一掌击开！

四个人都不由自主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中年大汉当门而立，一身鹤衣百结，原来是一个叫化子！

马高面对门口，只觉双目一亮，大吼道：

“汤二哥，是你！”

那姓齐的汉子冷冷一哼道：

“汤奇！原来是你！”

那汤奇一步跨进大厅，沉声道：

“齐青天！咱们又见面了！”

齐青天冷笑道：

“你也来找死么？”

汤奇冷笑道：

“齐青天，你中的毒可是好了？只是……”

齐青天大吼道：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汤奇冷笑道：

“只是秘密是快要穿水了！”

齐青天面上神色斗然一变，汤奇又道：

“姓齐的，咱们在这里动手似乎嫌早了一些？”

齐青天冷笑道：“你说如何？”汤奇道：“咱们等到时候再说。”

齐青天冷笑道：

“你可是心寒？”

汤奇笑了一笑道：

“齐青天，汤某再说一句，如果你要试试，尽管出手吧！”

齐青天面上神色阴晴不定，汤奇冷笑道：

“汤某送你齐青天一程，刘易，请让开通路！”

齐青天一言不发，左足一点，整个身形好比一只大鸟，横横飞过大厅，直向大门掠去。汤奇上前一步道：“好好休养你的右足如何？”

那齐青天身在半空，口中怒吼一声，右掌斗然一拍而下。

汤奇哈哈大笑，右掌一翻，斜迎而上，齐青天借力使力，身形一翻已在五丈之外！

汤奇哈哈大笑不绝，直到齐青天身形已渺，才回过脸来道：

“刘，马，徐三大金刚赶到，汤奇失迎了。”

刘易吁了一口气道：

“汤二哥来得巧，否则咱们吃亏了。”

汤奇摇了摇头，面色凝重道：

“对方实力委实雄厚，不知——不知白大哥赶不赶得到场。”

刘易奇道：

“什么？白——白大哥……”

汤奇笑了笑：

“昔年的白小弟现在是白大哥啦，他是咱们的帮主。”

刘易连忙点头道：

“这个小弟知道。”

汤奇嗯了一声说道：

“昨天陆长老已先到了，咱们人手差不多啦！”

刘易问道：

“汤二哥，大伙儿在什么地方？这座酒楼是什么地方？”

汤奇道：

“大伙儿都在白山鏢局中，这座酒楼是咱们叫化子聚合的地方，根本连招呼客人的小二也不需要，这齐青天今日一个人进入城来，一直闯入楼中，想来是想寻衅生事，正好咱们在局中开会，没有遇上，倒遇上了你们。”

刘易道：

“咱们快去见大伙儿吧，汤二哥，这十多年来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汤奇笑了笑：“四海为家。”徐世复忽然想起问道：

“汤二哥，你方才说什么秘密要穿水了？小弟看见那姓齐的面上神色大变！”

汤奇面色也是一变道：

“唉！这个说来话长，而且牵涉的人也广，杨老帮主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。”

刘易道：“白大哥这十几年来有什么奇遇么？”汤奇笑笑：

“白大哥的功力之高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，只要白大哥能赶到，飞帆帮再强也不放在心上！”刘易又道：“齐青天是否来自塞北？汤二哥，你好像认识他。”

汤奇点点头道：

“那齐青天的功夫你是亲眼所见，但是他的师兄弟一个姓杨的少年功力犹在他之上！”

刘易道：

“这样说，那飞帆帮可真是非同小可了。”

汤奇点了点头沉声道：

“距相约的日期不过只有两天了，白大哥却音讯全无，咱们得作万一他不来的打算……”

徐世复问道：

“现下到会的已有哪些兄弟？”

汤奇道：

“梁四弟，蒋九弟，王三弟——不过王三弟功力已失，还有便是陆草长老，及你们三位了，其余的则是地位较低的兄弟。”

刘易道：

“对方除了齐青天及那杨……杨群之外，不知尚有什么强硬对手？”

汤奇沉吟了一会道：

“这个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论人数方面，咱们似乎并不吃亏。”

四人边说边谈，不一会便走到了大伙儿聚会的地方，大家都是多年分散不见的兄弟，见面之后自然是一番热闹。

这一日并无岔事，第二日正午，白铁军仍然毫无信息，刘易等人虽然是谈笑风生但眉目之际已逐渐露出忧色。

那汤奇暗中和刘易计议一番，却是想不出完美之法，刘易道：

“白大哥可曾获得这一次的消息？”

汤奇皱皱眉头道：

“江湖之中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白大哥生性爱与江湖人士来往，我想不至于毫无所闻？”刘易道：“或许有什么急事在身，不便分身赶来？”

汤奇摇摇头道：“这一点是绝不可能，白大哥若是听到咱们丐帮重新集会，就是再大的私事也立刻会弃之不顧的。”

刘易想了一想道：

“咱们不如乘还有一日半的时间，快四下派出弟兄们，干脆将消息明确传扬开来，若是白大哥就在附近地区，总是多了几分希望。”

汤奇沉吟了一会道：

“这样试试看也好，只是消息一经明扬，江湖人物多半纷纷而至，情

形很复杂，不过也管不了这许多了。”

于是两人挑选了好几批人物送了出来，约好到时候若无动静，便赶回城中。

对方这时反倒沉寂毫无动静，似乎在等待约会的时刻来临，反而汤奇这一方面有一些紧张的感觉。

一直到了深夜，突然之间有一支火箭在西方郊外爆了开来，黑黑的长空登时撒满了一片紫红的火星，耀目之极。

汤奇和刘易等人斗然大惊失色，原来这紫红火焰乃是丐帮弟子中最紧急的信号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急危十分之时决不轻易燃放，这时焰火升空，刘易知道一定出了大事，估计那火焰升空之处距城中约莫三里左右，他立刻招呼刘易、陆草两人道：

“看来，事情有了转变，咱们三人快去查看查看。”

陆草长老想了想道：

“燃放信号火焰的可能有两种，一则是遇上了强敌，再不然便有与这次大局有关之事发生，不过无论有否敌手，这火焰信号一发，咱们瞧见了，对方也瞧得见，是以咱们须在敌手之前先一步到达当场。”

汤奇和刘易交代了其余几个弟兄几句话后，立刻和陆草长老走出城去，那刘易这时已是一身劲装，他成名的兵刃也带在身边。

陆草长老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咱们此去，多半有一番戏战，若是对方太强，说不得咱们见机分散避开，否则主力一失，其他弟兄的处境便更加危险了。”

刘易望了望陆草长老背在后背的长剑，只觉心中紧张惊惶兼而有之，陆草的长剑有十多年没有看他用过了，上一次看见他仗剑行侠时尚是一个青年，现在两鬓霜白，老态已呈，这一战尚不知凶吉如何，刘易仰首望了望长空，只觉乌黑黑地一片好像一直压在心头之上，透不过气来。

三人默然不语，全力施展轻身功夫向西郊而去，大约走了半盏茶时分，斗然之间长空一闪，又是一支火焰信号在空中炸开！

三人互相对望了一眼，都是默然不语，只是足下尽可能地加快，加快，只见三条身形在黑夜之中好比脱弦之箭向前疾射。

转过路角，只见眼前是一片大空地，空地左角之处似乎有黑影一晃，

汤奇吸了一口气大声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黑影一闪跳了出来，大叫道：

“汤二哥，快……快来！”

三人身形一齐凌空一掠，呼地一声已然来到当场，这时天色乌黑，那人正是一个派派出来的丐帮弟子！汤奇急声问道：“黎兄弟，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那姓黎的弟子喘着气道：“汤二哥，是……是咱们的……执法长老！”

陆草惊呼了一声，颤声道：

“是……是毕长老么？”

那姓黎的弟子点点头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陆草长老只觉心口一热，双手紧握道：

“他——他在哪里？”

姓黎的弟子说道：

“他……他在那边树丛之下！”

陆草身形一掠，便向那树堆奔去，他才一起步，斗然又停下足步，缓缓转过身来道：

“他——他还好么？”姓黎的弟子凄然道：“毕长老受了重伤！”

陆草长老呆了一呆，这时刘易和汤奇都走了过来，一起向树堆行去。

汤奇边行边问道：

“黎兄弟，你可真冒了大险了，毕长老身受重伤，你一连放了两支号箭，若是咱们赶慢了，对方先到一步那岂非遗憾终身？”

姓黎的弟子呆了一呆道：

“什——么两支火焰箭？”

汤奇大吃了一惊，沉声说道：

“你——你没有燃放火焰信箭？”

姓黎的弟子摇了摇头，汤奇只觉心中一寒，隐隐觉到有一个大阴谋陷阱正在对付着自己，他四下望了一望，只见黑压压一片看不出什么来。

姓黎的弟子犹自不明白，他诧声问道：

“汤二哥可是见了火焰信号才赶来的？当时我正忙着招呼毕长老，倒没有留神，您说这可能是谁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话声斗然一窒，似乎想到了什么怪事，满面都是惊惶的神色。

汤奇诧异地望了他一眼道：

“你说是谁……”

姓黎的弟子喃喃道：

“照这样说，毕长老之言不错了……”

这时已走到毕长老停身之处，只见毕长老双目紧闭，陆草正在为他助气，汤奇急问道：“毕长老说了些什么？”姓黎的弟子低声道：

“汤老帮主，他见着了杨陆老帮主！”

汤奇只觉一股寒意自背脊直升而上，他呆呆地望着姓黎的弟子，喃喃说道：

“你——你说这火焰信号也是杨老帮主所放？”

那姓黎的弟子点头不语。

汤奇望了望刘易，都是震惊得不知所云。

陆草长老这时站起身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他体内主脉不知为何残断，没有灵药是无能为力了。”

汤奇默然不语，刘易问那个姓黎的弟子道：

“你怎么发现毕长老的？”

姓黎的弟子道：

“小的被派到四郊传递消息，一直没有遇着什么，到了今日夜晚，小的在道上走着，忽然听到有人剧烈喘息之声，小的立刻想去查看，这时忽然有一个黑影在左方闪过，那身形之快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。

小的一眼望去，只觉得模模糊糊一片而难以分辨，然后那喘息之声忧然而止。

小的心中生疑，便朝着那方向走去，却是黑沉沉无影无踪，小的走了约莫一盏茶的时分，突然见到三十丈外有一个人影在移动着。

小的立刻加快足步追了上去，而那人影足程不快不慢，小的追了一阵，这时那人突然停了下去。

小的也不敢过于接近，远远地也站着不动，这时那喘息之声又开始清清楚楚传来。

小的心知多半是那个人受了重伤，于是便走上前去，一看之下大惊出声，原来便是毕长老。

这时毕长老他老人家满面灰败，目中光泽昏暗，小的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‘毕长老，毕长老，你受伤了么？’

毕长老看了我一眼，也许他不太认识我了，但小的一身乞丐打扮，他喘了两口气道：

‘快，快扶我到那边树堆中！’

小的不知所措，定了定神先将他扶了过去，口中忙问道：

‘毕长老，是谁伤了您？’

毕长老面上惨笑一下，却反问道：

‘你……你知……杨老帮主……他来了……’

小的呆了一呆，自然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这时毕长老忽然双目一亮，伸手指着小的身后道：

‘看……快看……杨……’

小的本能地一反身，定目看时，只见十多丈之外一个人影好比鬼魅一般一掠而去，那身形虽快，但小的敢断言这人就是小的方才看见的那模糊人影，那人影一掠而逝，小的呆了片刻，也不知毕长老所说是真是假，回首一看，毕长老已经晕倒过去。

小的大大吃惊，连忙查验他的伤势，却是不得要领，又用了薰药等物，仍是始终不见效。

小的忙了一阵，自知无力，便将毕长老身体移至更隐密之地，心中正不明白这一连串的事故，也不知到底应该怎样做时，便看见你们三位了，那放发焰火之事小的并未留意！”

姓黎的弟子一直说到这里，汤、刘、陆三人面上神色凝重之极，这时忽然远方一阵足步奔跑之声传来，三人不约而同暗暗提了一口真气。

那个人奔跑得极为迅速，不一会已到十丈之外，这时天色十分黑暗，刘、汤、陆三人穷极目力也看不出来人是谁，只是分辨得出他是只身前来，身后再无他人的踪影。

那人却似乎瞧得一清二楚，身形一掠，口中洪声说道：

“汤二哥，白铁军来迟了！”这白铁军三字一出，三个人登时呆住了，

汤奇只觉心中千斤巨石一下放落，有一种轻飘的感觉，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那人已来到跟前，只见他宽肩阔背，粗肩方脸，正是叱咤江湖的白铁军。

刘易和陆草呆呆地望着白铁军，他们似乎在回忆十多年前“白小弟”的神态，一转眼已是如此少年，白铁军望了望他们两人，欢声道：

“这……这便是刘大哥，陆长老吧！”

刘、陆两人齐声道：

“帮主驾到有失迎迓！”

白铁军双手猛摇道：

“笑话，笑话——咦，这位躺在地上——”

汤奇插口接着道：

“他就是毕长老，执法长老！”

白铁军呆了一呆道：

“他——遭到强敌么？”

汤奇叹了一口气，将方才的经过说了，白铁军只觉心中纷乱无比，他暗暗感到阴谋秘密接二连三而来，但自己却一一不得其解，处处站在被动地位，杨陆的身形是怎么一回事，毕长老伤在何人手中，一时只觉思虑纷杂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刘易想了一想说道：

“咱们派出好几批弟子四下传消息，便是想告知帮主，对方实力强劲无比——”

白铁军点了点头道：

“我知道，说实在的，对方这次主要的目的多半是对我而发，他们在江南害了一个姑娘，这便是等于向我挑战的意思。”

汤奇道：

“那齐青天和杨群都已赶到了！”

白铁军道：

“今日下午我赶到市镇，便听到消息，其实我早知约会时刻，但转念想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才会派出弟子传讯，于是便启程向这里来了，忽

然瞧见那火焰信号，心中知道必有危难，是以拚力赶来，却不料火焰信号不是咱们所放，显然这是一个圈套了。”

汤奇道：

“只是不知对方用意何在？”

白铁军摇了摇头，缓缓上前俯下身来，一掌拍在毕长老的胸前，催动真气。

他此时功力极深，催动两次，那毕长老身躯一动，竟然醒转过来。

白铁军吸了一口气，登时将真力又行充足，那毕长老双目一睁，只见眼前是一张少年人的脸孔，到底十多年未见，一时认不出来了，白铁军真力一止，低声道：

“毕长老，我是白铁军。”

毕长老呆了一呆，忽然一阵喘气，白铁军面上神色黯然，心知内伤太重已无望相救，那毕长老双目仰天，喃喃说道：

“杨陆帮主……杨陆帮主……”

白铁军只觉心中一阵猛跳，沉声道：

“他——他老人家如何？”

毕长老却似听而不闻，他脸上肌肉抽动，用更低的声音道：

“杨……杨群……杨……”

白铁军呆了一呆，几乎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，这等开头他为何提起，他蓦然一想，急声一字一字问道：

“可是——杨群——伤你——？”

毕长老双目之中闪出浑然的光辉，那目中似乎含有深意，白铁军看得呆了，蓦然这间长空一闪，一团紫火在上空散开，汤奇和刘易一齐大吼道：

“火焰箭！”

白铁军仰头一看，只见紫红火星漫天飞动，那方向正是丐帮聚会的城中！

登时众人都呆了，就在这一刹那，毕长老突然大吼了一声道：

“他——就……是……他！”

白铁军的身形好比闪电一般转了过来，却见一团黑影在目前一闪，毕长老一声闷哼！